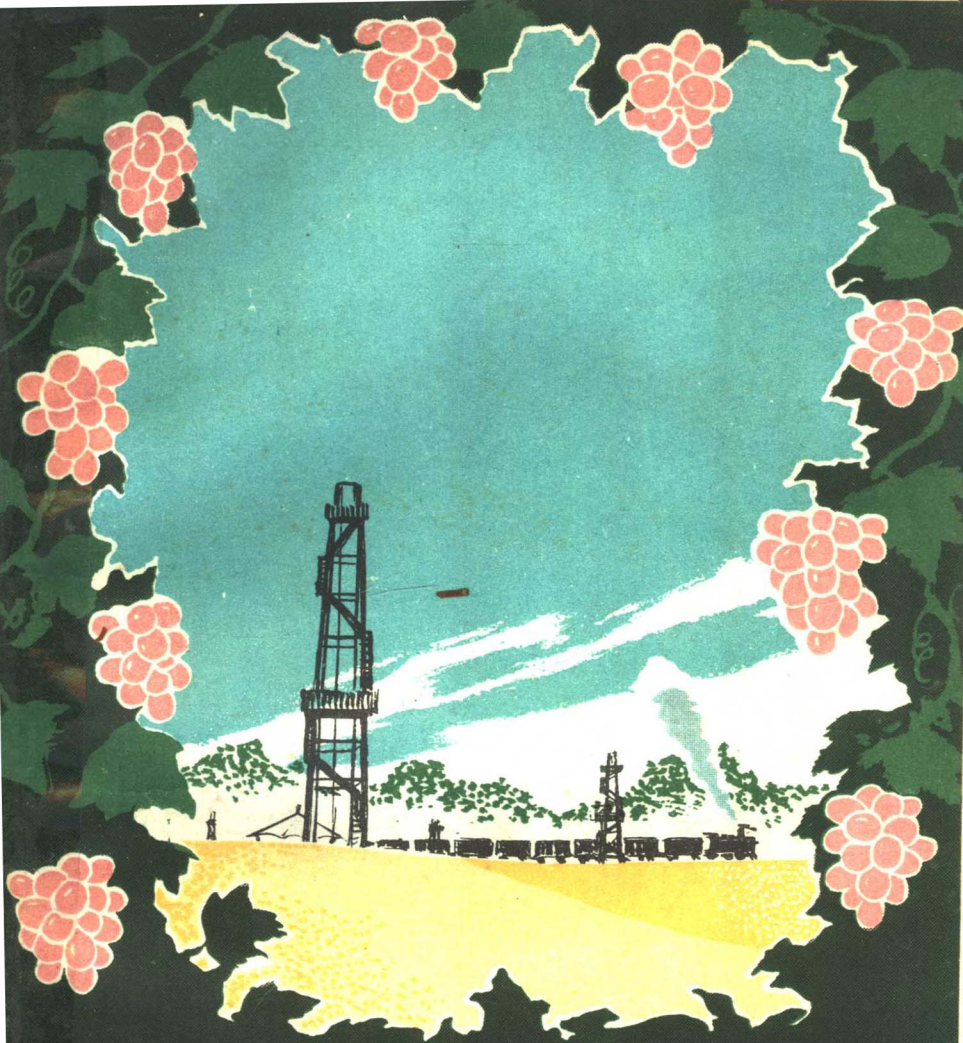




河南青年在新疆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錄

- 一、戈壁滩上的战斗..... (1)
- 二、不知疲倦的人..... (7)
- 三、冰大坂上的五个姑娘..... (13)
- 四、小炊事員..... (25)
- 五、登高能手王怀現..... (30)
- 六、单人冲钎能手..... (35)
- 七、安全姑娘..... (40)

戈壁灘上的战斗

孙悟空要过火焰山，
得借公主的风火扇；
今天我們用双手，
把火車引过火焰山。
神通压倒孙大圣，
我們才是活神仙。

铁路工地快板詩

入 疆 第 一 关

兰新铁路进了峡东，过了哈密，能不能順利地修到烏魯木齐，实现“一年跨天山，两年越国境”的豪迈跃进計劃，就要看哈密以西大戈壁和达坂隧道群等几个关键工程了。哈西这一带戈壁，是“八百里地火焰山”的余脉。由于地势起伏很大，形成“大挖大填”的施工特点：有些岭上，需要挖开六七丈深三十多丈长的深槽；有些大凹里，就得填起几丈高几十丈长的大壩；这样，挖土运土都很困难。土質硬如鋼鐵，要用鋼钎撬，要用炸藥轟。这里，风沙統治着一切，經常是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再加上摄氏38度到40度的酷热高温，百里无水，飲水奇缺，更給施工带来了难以想像的困难。所以，这一段，是“铁路入疆第一关！”

几百名河南优秀儿女——青丰垦荒队员，乘劈开天山修通

公路的胜利之风，和生产建設兵团筑路大軍一道，馬不停蹄，浩浩蕩蕩，开进这荒漠无际的大戈壁。他們說：“坚决用天山劈冰峰的精神，苦战五个月，突破铁路入疆第一关！”

在戈壁灘上安家

汽車經過产食盐馳名的达坂城，越过盛产长絨棉的吐魯蕃盆地和“瓜果之乡”鄯善，逕直駛进茫茫大戈壁。戈壁灘上，柿紅色的沙丘一个連一个，象万里长城，又象麦稻垛；近看，有的象碉堡，有的象塌屋废墟。

来到了筑路部队的駐地。要不是几根电綫杆为标志，那埋在地皮下面的“地窩子”住室，是难以被人发现的。

我来到时，正是周末的黄昏。晚霞閃起万道光芒，照得东方的沙丘閃着金光，一眼望去，无边无际的起伏着，象是波涛滾滾的海洋。霞光也照亮了貼在气車木帮上的一条标語：

“战胜风沙，飞越戈壁！”

真是英雄气概！好汉面前无难事！

地窩子外觀不雅，进去时还要弯下腰，象鑽防空洞似的。經過交叉的地道門，里头可还漂亮哩。頂上糊着报纸，釘着各式各样的油布；壁上，还有象小窗口似的通风洞。靠着牆壁立着四鋪高床。他們不是輕装前行嗎，还带上床？我好奇地掀开被单，啊……。

“嘿，对不起。”指导員端着一盒子水鑽进来。“这比不得在天山修烏庫公路，那里有的是冰雪有的是水，这里却滴水似金。来将就洗个脸吧。”他把脸盆放在土盆架上。发现了我的惊奇的行动，他笑了：“哈，这是青年人的創造哩！”原来，挖地窩子时，他們就有意識的在某些地方不挖那么深，就有了天然的办公桌，高床和盆架；不过都是“土生土长”的。

他們一下汽車，面對這荒涼的石灘，沒有房舍，沒有一根
柴草。遠處，灘連天，天連灘；一望無際；近處，沙粒石頭燙
手熱，連個坐處也沒有。指導員說，連他這個干了六年指導員
的人也東張西望沒主張了。

一陣輕快的腳步聲，引來個短髮尖鼻子姑娘。她還沒鑽進
來就大聲喊指導員：“喂，你的山東快書是第三個節目！”沒等
人答應，她又一陣風似的跑了。指導員瞅着她的背影，嘴角邊
堆起笑紋：“那時，真虧了這姑娘一句話”。

事情是这样的：當時，指導員正發愁，一隻手被她抓住了。
她兩眼閃着炯炯逼人的光，說：“干吧！你下命令吧！”
指導員被她提醒了：是嘛，我們的小伙子和姑娘們都是干劲十
足的鋼鐵戰士呀！我們的戰士都是能騰雲駕霧，辟山斬嶺的英雄
啊！他回頭一看，可不是，一個個都在甩衣緊腰，摩拳擦掌，
單等“一聲令下！”

指導員意味深長地說：“鼓足干劲，毛主席說對了；一有
干劲，啥問題都能解決。當時大家沒喘一口氣，沒歇一分鐘，
帶着滿身行軍的疲乏，挖開了戈壁，搭起了地窩子，壘起鍋灶，
也蓋起了俱樂部。剛才來的這個姑娘可叫人喜歡哩，整日整夜
歌不絕口，專扛大木料，偏用大砍土曼。”他撥開土牆上的蒼黃
的駱駝刺草叢，從皮包里拿出了一張梳着長辮的姑娘的照片。

“就是她？”我一看尖鼻子，大眼睛，剛才已經認識了她。

“嗯。叫李素枝，才十九歲；在烏庫公路上就是一個出色
的先進生產者。”

“辮子？……”我想起她是短髮。

“哈哈，”他又笑了。“剛才不是說過了這里水少嗎？去
一百多里以外拉來的水能給她們洗頭？這里挖幾個碱水坑也不
能洗髮，一洗，頭髮就硬得象鋼針了，有很多姑娘都含着眼淚

把辮子剪了！”

我用那仅能沾湿毛巾的水洗着脸时，周末晚会开始了，歌声从通风洞里飘进来：

“总路线象进军号，
吹得铁路猛飞跃，
一跃跃到莫斯科，
八亿人民齐欢笑！”

和風沙搏斗 对炎热交锋

我醒时才三点半，指导员已经洗了脸。他说：“你在家，我們上工去了。”我问：“不是礼拜天嗎？”他已带上风镜，“大礼拜制，半月休息一次。”

啊，我怎么还能睡呢！

这一天，我在工地上老是跟着汗流夹背的指导員，了解了他們进入工地，战胜风沙，坚持开工的情况。

他們刚刚进入工地，十二级以上的狂风，卷着沙粒和石子，像狼嚎般的扑过来。黄沙滚滚，太阳立刻变了脸色，天昏地暗。风暴象是要把这平漠的戈壁滩掀翻似的。

“啊呀！”誰的脸被石子打流血了。

“快追！”又是誰的行李被风卷走了。

“通！”車灯，車窗都被砸烂；刚扯开的帐篷被刮飞了。連那特制的合金帐篷架杆也被折得像弓一样的弯曲了。

风暴，刮得人不能走路，弯下腰还站不稳，只好爬伏在石滩上。沙石，打在头上脸上衣服上，噗噗作响。面对面看人只見一根灰条，变不清是誰，說話只見咀动，听不見声音。

“同志們！困难又来欺負人了！”风暴中，指导員的声音还象洪鐘一样的洪亮，传进了每个人的耳朵，鼓起了每个人的热情。

“干啥！困难吓不倒我们！”

小伙子们和姑娘们象是一股挡不住的洪流，势如破竹地冲进了戈壁滩。他们用大石头压住行李，用毛巾裹住头发，带上口罩和风镜，抡起十字镐，挥动砍土曼，投入了“挖地窝子”的战斗，哪管它风吹沙打……。

十七岁的小鬼刘振对我说：“笑话可多哩。第二天哨子一响，大家都从石滩上跳起来；这一夜风沙再大，也没挡住我们的甜睡呀！可是耳聋了，眼瞎了。原来，沙土填满了眼窝，鑽满了耳朵，埋住了头脸；互相一看，都笑得喘不上气来，一个个都成了“红脸关公啦！”他们打掉沙土，用棉花塞住耳朵，喊了声“干啥！”又开始了一天的战斗。

一天半没喝水了，拉水车可能是抛了锚。他们一个个渴得唇烈舌焦，嗓子里冒烟。刘振这小鬼不知在那里挖了三根草根，就放在嘴里吮开了。他对我说：“当时真把人渴得够呛，想起水来，真能一口气喝下十万八千桶。后悔来时为啥不多带上一个肚子，多装些水！”肚子饿了不能干活啊，只好拿出那剩了三天，干得裂口，糊满沙土的馒头来，一星一星的嚼，一点一点的咽。不管它嗓子生疼，为了吃饱，为了工作，还要咽；第二天，水来了。当时的情景多么感动人啊，都是干得叫唤的人了，站在水车旁却还互相推让：“你先舀。”“你先喝吧。”

“女同志先来！”是党，教育了这些年青人，使他们懂得了真正的“人情”，学会了真正的“友爱”。

太阳毒辣辣的晒着，戈壁滩上象是下了火。温度太高了；地窝子里的温度计里的红柱上升，再上升，38度，39度，又是40度！衣服都湿透了，一个个都象是泡在水里；沙土扑来，又弄得满身泥浆。小伙子们的胳膊晒脱了皮，姑娘们的脸也晒得火红流油。为了安下家来快开工；为了能早日修通铁路，小鬼刘

振說得對：“哪能管得那麼多！”干，一個勁地干！

終於，他們戰勝了風沙酷暑，戰勝了干渴飢餓，苦戰三天三夜，在戈壁灘上奪下了陣地。

一個青年墾荒隊員告訴我，更大的困難還在後頭，他們已經作好了繼續奮戰的思想準備。他拿出他的日記本給我看，我翻開第一頁，“和風沙搏鬥！向炎熱交鋒！”這兩句話抓住了我激動的心。

給火車開路的人

優勝班長王長柱，是個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轉業軍人，今年才26歲。我在一個晚飯後的短時間內訪問了他。他在撲滅細菌戰中立下了二等功，在修烏庫公路時爬崖摔折了腿骨，一聽說蘭新鐵路開工了，他又堅決地提前出院，跛着一條腿來了。

他說：“天不亮爬起干，一直干到天黑，不管天再熱，風再大，都要干，這才有意思，這才象戰鬥生活。同志，想想吧，火車就隨着我們的手跑啊，馬上就會跑到烏魯木齊，跑到莫斯科。不久，我們就可以向家裡寫信了，說我們是給火車開路的人。真是越干越有勁！”

我正在回味着“有意思”，“火車隨着我們的手跑”，“越干越有勁”，這些富有高尚的共產主義感情的語言時，身旁的一個小伙子放下了正在看的河南日報，說：“想起真可笑。1956年初來時，老想回家。看，家鄉豐收了，小麥產了二百〇六億斤。我們能回家嗎？不能。邊疆有很多事等我們干啊！”

王長柱真會抓鼓動時機：“喂，咱們和家鄉青年比比干劲好不好？”

“好！”唱歌的，打撲克的，閑談的，凡是屋子裡的人都站起來了。

“对，我去写挑战书！”看报的小伙子鑽出去又拐回来。
“要向小发明家‘小狗丢’学习。条件是今年提合理化建議二十五件。”这时，一个穿着白底綠花薄布短袖衫的姑娘跑进来：
“王班长，再給写几个字！”

“咳，再过一刻鐘就要开生产會議了。”

姑娘却不服气：“学文化不抓紧時間还行？忘記‘奔流’上那首歌啦？”他又随口念起来：“走着看，站着念，坐下就写一大片……。”

“行咧行咧。”王长柱笑着打断了她，在她的学习本上写了这么两行字：

“不計工时，不分晝夜，千方百計，突破定額！
修平，修直，修結实，又快，又好，又安全！”

“大风小干，小风大干，无风猛干！”是他們上下一致的行动口号。我离开这里时，是一个朝霞灿烂的戈壁滩之晨。工地上，歌声喧天，紅旗招展，斗車滚动隆隆响，鉄夯声声震耳鳴。这一場戈壁滩上的更激烈的战斗，又在风沙中开始了。

1958. 7. 于烏魯木齐

不知疲倦的人

学会了“砌卵石”

领导和同志們都这样贊揚任长山：“这是个不知疲倦的人”。

1956年夏，任长山离开了麦熟稻香的河南家乡，来到了被

人称为荒原的新疆，分配在猛进水库，担任“砌卵石防浪护坡”工程。任长山当过民兵队长，当过社长，领导民兵保卫胜利果实他是能手，带领社员积肥、种地他也是内行，可没见过什么“砌卵石”。这一堆堆带着冰渣的石头，有的像鸡蛋；有的像饭碗，既不方也不圆，都要把它们平平整整地干砌在大堤临水坡上，的确使任长山为难了几天。可是，他没有被困难吓倒，他懂得要想开发边疆，建设农场，就必须修好水库，现在就必須学会“砌卵石”。头几天，石头砸伤了脚，碰烂了手，但夜里，还一遍又一遍地請老同志講砌石方法，把如何选料，如何对砌，如何填縫都默默的記在心里。不到一星期，他的技术純熟了，石头听他指揮了，干起来也不太累了。不管风里雪里，他都坚持在大堤上和石头打交道，手裂了，脚裂了，但他心里还是甜滋滋的：“经过我們的劳动，明年这一带戈壁滩就可以变成良田了”。他的工效是全中队200多人中最高的，每天砌卵石2.5平方，超过定额一倍多，所以他上了三次光荣榜，带了三次光荣花。

第一个夜晚

1957年4月，他接受了更艰巨的任务，随筑路部队进入天山，修通烏庫公路。

天山南北的大地，已是鳥語花香的仲春时节，天山峡谷里却仍是冰封雪冻，儼然隆冬景象。他进入天山的这天，寒风呼啸，大雪飘飛，冷气象是无数根小錐子向身上扎来；风化石和流砂，順着聳入云霄的峡谷石壁，象洪水一样往下傾泻。任长山廿四年来沒有经过这样的冷天，也沒有见过这样凶险的高山。他看着那下临深壑的悬崖上，云雾迷漫的松枝上拴着几个紅布条，心里想：“哪个这么胆大，爬了上去？”

“路修在哪里？”“有人問”。

“就在那有紅布条的地方。”指导员的声音。这时，任长山心里发了毛：要在那么高的石壁上修路可不容易啊！那么陡，怎么爬得上去？石头那么硬，怎么能修路？

“共产党的特点就在这里，”指导员的话还在他的耳边响着：“毛主席说的对，我们要做前人所未做过的事业。……解放前，国民党的军队根本不敢上去，一次来了三个骑马的人，一看石崖这么陡，山沟这么深，就吓得抱头逃走了！”

“哈哈！”还夹杂着同志们乐欢的笑声。任长山被这种情绪感染了，是呀，我们的党多么伟大！千万年的天山，我们马上就要劈开它了！

来到宿营地，有人在忙着用石头砌锅灶，有人在石头堆里搭帐篷，还有几个小鬼累极了，把被子摊在石头上，倒头便睡。

任长山最关心工具，他知道，工具不好，就工作不好。一到这里，他发现一堆堆砍土曼、一个个十字镐和铁锤上都没有把子，就跑去问材料员。材料员说，等明天向上级去领。

“明天不开工？”任长山急了。

“那……，那我也没办法。”

正在安排同志们搭床、铺被的班长，看他不高兴，就问他：“哪里不舒服？累啦？”

“累了不打算，明天好睡觉嘛！”他没好气的顶了班长一句，然后把工具没把子，明天要窝工的事情告诉班长。

“这……”班长也急得拍着脑袋。

“你看，班长。”他拍着班长的肩头，指着那被晚霞染红了的雪山说：“山上有的是树，去砍些工具把子的材料来不好吗？我们去，你同意吗？”

“同意当然同意。不过……”这时刚下过雪，山势又高又滑，说不定森林里还会有野兽，再看看太阳已经落山了，当班

长的，不能不考慮安全問題。

“同意就好办。”任长山坚决的态度打破了班长的顾虑。

任长山动员了几个同伴，带着手电筒和斧子，摸黑爬上了烟霧封鎖的雪山。

“梆——梆——”伐木的声音，由雪山上传来，在天山峡谷里震蕩。

微弱的煤油灯光，从帐篷窗縫里射出来，划破了寒冷、漆黑的夜空。任长山和他的同伴們已經砍回工具把子，正在連夜赶制安裝。为了明天能开工，为了早一天修通烏庫公路，他們顧不得黑夜爬山的危險，更忘記了行軍一天的疲勞。

半夜送鋼釘

工程进入石方大爆破阶段，任长山担任了安全检查員。他不仅要准备好所有的安全設備和安全器具，还要时时刻刻进行检查。这个責任可真重啊，如果有一根安全繩断了，或有一个安全桩子掉了，同志們就会掉下100多公尺的悬崖，落个粉身碎骨！他每天都要把安全繩看一遍，一根、两根……不知道有几百根！加起来不知有几千丈长！这些繩子，都拴在悬崖頂层的安全桩上。他要爬到安全桩跟前，看看地基有沒有裂縫，看看桩子有沒有脫落；他要沿着遍布悬崖的安全繩，一寸一寸地检查，一根一根地检查……。同志們都說，光做好本职工作还不算出色，还有更令人想不到的事哩！

最近，山洪暴漲，冲垮了便桥，吞沒了便道；再加上几天来大雨似飄泼，一刻不止，山上山下都是冰光溜滑。胆小的人，躲在这丈深的大砲洞里說：“給我捎个饅饅来就行，我真不願多爬山！”打洞子要用鋼釘，鋼釘挫了就要送到铁工爐里去翻

火。这些专门负责取送鋼钎的同志可苦极了，冒着生命的危险，第一批鋼钎还没送来，第二批挫了尖等着蘸火的鋼钎又需要他们送回。渐渐地，他们支持不住了。工地上，挫尖鋼钎堆成垛送不回去，打炮眼等着用的新鋼钎送不来，这种情况，真像是碰上敌人冲锋；自己突然发现没有了子弹那样令人焦急。

这天吃晚饭时，他听见同志们在议论：

“工地上的鋼钎净是不能用的了，蘸了火的等明天上工两个小时以后才能送上去。”

“送钎的人呢？”

“也难怪人家。天黑、山高、路滑，再加上下雨，能叫人家连夜往上送？”

他发一阵急，就去材料员那里借了个玻璃提灯和一条绳子。

第二天早晨，大家正在刷牙，铁工吵起来，说是昨天晚上蘸了火的鋼钎少了十几根，大家也都不禁吃惊：鋼钎除了打炮眼用，就只能当废铁卖。又那么沉，一根就有四五斤，谁还会偷它不成！谁知等爬上山顶，鑽进洞子一看新蘸了火的鋼钎，依长短次序整整齐齐地排在那里；几个洞子都是这样。大家愣了：这是谁送的？

任长山的职务是检查安全设备，他知道，自己如果提出连夜把鋼钎送去，领导上根本不会同意，他就作了个“先斩后奏”或“斩了不奏”的打算。夜里，他第一次醒来时，时针刚刚指向“2”字，睁眼看看，漆黑不见五指，侧耳听听，“嘩嘩——”大雨还是一股劲的浇；“等雨停了再去不迟！”他一翻身又睡着了。第二次醒来是四点时分，雨还是那么大，天还是那么黑，可是，他再也耐不住了。天一亮马上就要上工，鋼钎送不去一定要窝工！走吧！他就背上一捆鋼钎，提着煤油提

灯，冒着大雨，冲进漆黑的山谷。

提灯的微弱的光，照见那几丈长的独木桥，被洪水波浪打得颤颤欲折。即使在白天，人们走过这里也会心惊肉跳，何况是在深夜！任长山鼓足勇气，几乎是目不斜视（看到那不知深浅、险浪三尺的洪水，谁不眼花！），一溜烟跑过独木桥！

来到山脚下，提灯照见了路。这个“路”，就是一根从山顶上搭下来的绳子和一些溜滑的石头脚窝。任长山把钢钎捆在背上，紧紧腰带，一只手抓紧绳子，一只手提着灯，双脚蹬着石头脚窝，一步步爬上山顶。这时，雨水掺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流，身上有一股说不出的难受味道。就这样，他翻过四座山，爬了八次绳路（一座山要上、下爬两次！）把钢钎送上了工地。

他刚走进帐篷，正巧外头响了起床号，他就和大家一道去洗脸、吃饭；人家都以为他也是这时起的床，谁会想到是他送的钢钎。

长了脑子不用等于没长脑子

任长山常说：“长了脑子就要用，不用就等于没有脑子。”他动思想克服了很多困难，提高了劳动效率。

掏大砲洞的方法，是在洞子里打小眼放小炮，这叫做“轟膛”。洞子太深了，每次轟膛以后，煤气非常浓烈，停半个小时以后才能进去，否则就会把人熏得头昏呕吐，甚至中毒伤命。任长山就建议把冷水喷入洞内，用冷气赶煤气，效果很好，轟膛后十分钟就可以进洞工作了。

大砲洞装药和填塞，是个艰巨危险的工序。砲洞几十公尺深，空气稀薄得点不着灯，呼吸更是困难，土气和炸药，更呛得人嗓子干苦，头晕脑胀。任长山觉得这样继续下去，不仅

有伤同志们的身体健康，也不能提高工效。他就建议用手电筒代替煤油灯，用湿毛巾捂着口鼻，这就防止了中毒的危险，也更便于工作的进行。大砲洞里装了药，还要用石头、黄土堵塞。按规定，他们堵塞的方法是对的，都是一公尺厚的石头一公尺厚的黄土，层层堵塞。可是，放炮的效果常常不好，有时炸不下石头，有时还跑了气。任长山就向施工技术人员请教为什么要那样堵塞。施工员说：“装土是填空气，装石头是加大抵抗力，增强爆炸效果。”他想，如果把黄土填得更坚实一些，增多石头，爆炸力不就更大了吗！他就建议用“三层石头一层土”的方法来填塞。经过多次试验，填塞砲洞的工效提高了一倍，爆炸效果也提高了两倍。

任长山，这个出生在河南大平原上的小伙子，这个只会扶犁、锄地的青年农民，一年多来，已经变成了爆破能手，变成了劈山开路的英雄！

冰大坂上的五个姑娘

修筑烏庫公路的一支英雄部队，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初，攀上海拔4200公尺的冰大坂，在冰层上垒起锅灶；在乱石堆里架上帐篷，开始了紧张的施工。那时，全国各地，就连南北两疆也都是麦黄稻香、百花盛开，可是，天山冰大坂却还是冰雪世界，一块阴云压过来，霎时大雪纷飞，冰雹乱敲。这里正是饭做不熟，水烧不开的严寒季节，周围光秃秃的，除了冰雪就是石头，寸草不见，寸木不生；但，英雄们住下来了，展开了并坚持着对岩石、风雪的战斗。

冰木坂实在高啊！我整整地爬了四个小时，还休息了六次。站在山脚下，把头仰得掉了帽子，才能看到那白光闪闪、銀塔似的冰峰頂端，它插破了碧蓝澄澈的天空。我越爬越沒劲，簡直像得了軟骨病。前脚踏上去，后脚就一块泥坯似的掂不上来；一个小挎包，也象是一座小山压在身上。爬到半山腰，山风更硬，象利剑刺在脸上那么疼；望下看，更使人头晕眼眩，肉跳心惊。我想，在这里施工的人們，一定都是气壮如虎、力大无穷、雄糾糾、气昂昂的英雄好汉。可是，奇怪呀，那悬崖上为什么有个短发的姑娘騎在峭石上，掄着鉄錘打炮眼？为什么那乱石滚滚的盘道上、怪石林立的工地上，还有几个穿花袄的姑娘，剷除冰雪，撬石鋪路？一进队部帐篷，二话沒說，我就抓住了滿脸石末子的队长（他也是从工地上才回来），問他；他說：“不錯，我們这里就是有五个姑娘。”

“她們能行嗎？”

“誰說她們不行？”大个子队长立刻反問說。口气有些詫异，但又充滿自豪。

后来，我就認識了这五个姑娘：那个大眼睛鼓腮帮的是共青团員姜同云；短头发紅脸蛋的是陈桂英；那个黑黝黝的小圓脸上嵌着一双透露着頑皮神情的眼睛的是五个姑娘中最小的一个——王明珠；另外那俩就是刘居淑和田桂芬。

这五个姑娘，都是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六年参加边疆建設的农村姑娘，最大的廿岁，最小的十七岁，有的来自东海边的山东省，有的来自黄河边的大平原——河南。在未参加修筑烏庫公路以前，她們已是出色的人物，有的是鋪“兰新铁路”工程中的功模，有的是拾棉能手和农业先进生产者。当她們听說各族人民幸福之路——烏（烏魯木齐）庫（庫尔勒）公路开工的时候，就响应上級的号召，来到了这个更艰苦的崗位上。

一进天山，由于不时的风雪和严寒的气候，姑娘们在汽车上就头晕眼眩，互相搂住脖子，支持着；小伙子们善意地笑她们：“丫头们到这里就不能再逞强了！”姜同云忽地站起来：

“你说什么？”王明珠白了她一眼：“不管他，咱们，骑驴看戏本，——走着瞧吧？”

一下车，王明珠可就高兴得蹦起来了，她看看身旁的高耸入云的悬崖绝壁，望望烟云缭绕、阴森森、雾腾腾的冰大坂，心里想：我们要干的是人家没干过的事啊，我们要学“沉香”劈山了！姜同云放下行李，瞅瞅阴沉沉的灰色的天空，瞧瞧这个怪石嶙峋、冰封雪冻的“工地”，已经暗自作下计划：更艰苦的生活开始了，我是个团员，要团结青年战胜一切困难！

果然，一开始，大自然对筑路人们就发动了猛烈的袭击。暴风，象是无数条凶猛的怪蟒从各个山洞里钻出来，震撼着山谷，天山狂怒地咆哮起来。风刮在脸上，象火烧的一样疼，身上虽然穿着两层棉衣，仍象裹着一层纸。姑娘们也象小伙子一样，拉开被子蒙住头，互相搂抱在一起取暖。脚下的雪被她们溶化了，就再移到另一处雪地上。

黑夜来了，风更大了，雪朵变成了冰雹，没有丝毫停息的样子。姜同云首先从被子里钻出来，在雪地里一跳三尺高，嘴里高喊着：“同志们！活动活动吧，不要冻坏了脚！”霎时全队男女二百多人，都在这暴风雪中跳起“舞”来了。不知道熬了多久，看看手表才不过夜12点。腰酸了，腿疼了，再不能跳了；他们就唱歌、唱戏，讲笑话，说故事……。黎明，和全国各地一样，是夜里最冷的时刻。故事、歌子都讲完了，唱尽了，只有重新把被子蒙在头上，咬着牙，坚持，坚持……。

姜同云用胳膊肘顶一下王明珠的脊背说：“冷不？苦不？”王明珠翻翻那黑白分明的大眼珠说：“也冷，也苦，我